

岳 啸

草头王

长江文艺出版社

岳 啸

草头王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草 头 王

岳 啸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郧阳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2插页 356000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4—0066—3/I·61

统一书号：10107·612 定价：3.00元

印数：1—26000

内 容 提 要

《草头王》是描写神农架一位草莽英雄千惊万险经历的长篇小说。

熊光文原是大恶霸朱家奇手下的一员悍将，一身武艺，骁勇过人。因生父被朱家奇设毒计害死，愤然聚众谋反，占山为王，与朱家奇和前来围剿的狮子寨、白虎寨、八王寨、鸾英寨、九湖寨、铁杉寨、罡风寨和百花寨的土匪，斗智斗勇，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手刃仇人后，惯匪称臣，从者如云，一时势掩八百里神农架。最后，在国民党重兵围歼下，加上降匪叛变，屡屡损兵折将，他终于倒在巍巍大神农架的神农洞里。

作者以长于敷衍故事，调理读者胃口的一枝妙笔，把一场场恶斗、一件件怪事、一个个奇人和一次次巧遇，同神农架壮观险峻的风光、美丽动人的传说、鲜为人知的民俗和涕泪齐飞的婚恋紧紧揉合在一起，使作品波澜迭起，张弛有章，具有一种摄人心魂、欲罢不能的艺术魅力。

以神秘的神农架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草头王》是第一部。

目 录

第一章	白虎和黑蟒·····	I
第二章	闹中秋·····	19
第三章	女王兵书·····	34
第四章	奇袭天门寨·····	48
第五章	火烧女王寨·····	60
第六章	野人峡斗智·····	74
第七章	“一线天”大捷·····	87
第八章	乱点鸳鸯谱·····	101
第九章	花烛夜的哭声·····	119
第十章	银钿泪史·····	132
第十一章	演说共产党·····	149
第十二章	刀刷朱家奇·····	164
第十三章	倒春寒·····	180
第十四章	闯红坪·····	196
第十五章	猿猴图·····	211
第十六章	女大王修仙·····	229
第十七章	指路拨灯·····	244
第十八章	巧借枪·····	258
第十九章	五抗军·····	275
第二十章	智请阮枪匠·····	289
第二十一章	神枪手·····	302

第二十二章	乔寡妇招亲.....	315
第二十三章	活捉狗大王.....	331
第二十四章	痴男恋女.....	345
第二十五章	击退三路兵.....	359
第二十六章	功臣和罪人.....	374
第二十七章	飞枪打虎.....	387
第二十八章	血战野人山.....	397
第二十九章	神农洞喋血.....	413
第三十章	况和尚叛变.....	430
第三十一章	手刃叛贼.....	448
第三十二章	失足的悲剧.....	465
第三十三章	大义灭亲.....	477
第三十四章	三举义旗.....	491
第三十五章	烹走狗.....	503
第三十六章	千古遗恨.....	515
后 记		521

第一章 白虎和黑蟒

亘古洪荒的原始森林神农架，和雄山林立的竹山县搭界处，有一座拔地参天的野人山。野人山的险关垭口处，有座“南天门”。这南天门往南可进川，往西能入陕，往东通房县，往北达竹山。相传，为唐代武则天所建。当时，这位女皇帝把唐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流放到“山林四塞，有如房屋”的房陵，就是从这儿进去的。为了防止李显外逃，便在这里用条石青砖砌了一座大门，平素派兵镇守。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大修武当山那阵儿，能工巧匠们居然借景数百里，在野人山上修建了一座神奇玄妙的道观，还把永乐皇帝的女婿、驸马都尉沐昕，为武当山南岩写的“南天门”三个大字临摹下来，镌刻到了这青砖门楼上。由于这里地势险要，为川陕鄂三省咽喉要道，因此历来为兵家必争。当地富豪土顽，就在上面垒石筑寨，凭险据守，人称“天门寨”。

天门寨下面有条屏峰沟，沟中有条小河。冬日潺潺，夏日哗哗，源于野人山，流入汉江，一年四季，神农架的鲜花香卉的芳气注入水中，质地清冽香甜，养育着的一方生灵十分聪慧，果然不负“深山出俊鸟”的美称。河两岸悬崖峭壁，百丈高险，气势逼人。沟当中横出一峰，方方正正笔立如墙，陡峭如劈，峰上岩石赭黄，苔藓凝黛，芳草滴翠，山

花喷红，更有三两株苍松倒挂，五七竿绿竹挺拔，恰似一幅天造地设的画屏，耸立其间，俗称“屏峰”。在这屏峰后面，雾腾腾一片烟树绿云，掩映着黑压压一片瓦房院落，五眼天井六进门，一色水磨青砖，碧瓦勾檐，五脊六兽，龙头大吻，画梁彩栋，巍巍壮观。大门前，一对石狮子张牙舞爪，把门镇户；门楼上彩画着五蝠捧寿、八仙卧云的图案，上面横一匾额，写着“诗礼传家”四个胖乎乎的颜体大字，两旁墙壁上描绘着福禄寿禧、花鸟虫鱼一类字画，青石雕花门枋上刻着一副对联：

鹅湖遗训家声远，

鹿洞明型世泽长。

这便是远近闻名的屏峰寨。屏峰寨周围还有花蛇沟、白虎沟、狮子沟、银洞沟……花蛇寨、白虎寨、女王寨、八王寨、鸾英寨、流香寨……合称神农九沟十八寨。那年头，正是乱世出英雄的岁月，一时间，风云变幻，旗号翻新，各式各样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林立蜂涌，黑脸、白脸、红脸、花脸纷纷登台，竞相表演，把个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的神农架闹腾得天翻地覆，传出了多少笑掉牙恨炸肺的邪事丑闻，演出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壮歌！到后来，大江东去，水落石出，狂沙吹尽，真金复现，英雄狗熊，一目了然。狗熊遗臭万年，英雄光照人间。此乃后话。

目下单说屏峰寨内，住着一方大土豪、大恶霸，姓朱，名龙，字家奇，号辅仁。此人个头高大，又黑又胖，谢了顶的脑瓜上留着马桶盖后背头，冬瓜脸上嵌一对鸽子眼，眼珠子裹满血丝，粘辘辘凶光四射，鹰钩鼻子旁被山野老熊一爪抓了个窟窿，难以愈合，常年贴一块太阳膏，落下雅号，

朱疤子。这朱家奇，人称“五毒加一怪”。哪五毒？抢、打、玩、拐、骗。哪一怪？冬日里，他一滴冷水不沾；夏日里，他天天要洗冷水澡。他的澡盆有半间屋大，三尺多深，这可苦了挑水的。虽说房后面就是小河，可还得从日未出挑到太阳落，两头不见天，才能挑满一盆水。朱疤子洗澡，一不用人搓背，二不用胰子毛巾，无论白天黑夜，总要关门闭窗，窗子上还用黑牛皮纸糊得严丝合缝。久而久之，引起那挑水人生疑：说他怕冷吧，他用凉水洗澡；说他怕光吧，他在里面点着灯。老母鸡不吃米，喂（为）啥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就在一天晚上，挑完水，他溜到后檐沟里，用舌尖舔破窗纸，瞪着一只眼，从纸孔里瞅进去，不看打紧，一看吓得“啊呀”一声惊叫，咕咚一声仰面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幸亏有两名长工下河纳凉，听到响动，把他救回了长工屋。掐人中呼名一阵喊叫，他才慢慢还过阳来。问他咋回事？他惊魂未定，谈虎色变地说：“朱团总，了不得！了不得！”经过长工们再三盘问，挑水的神情稍定，说出了一段骇人听闻的事来。原来，他看到水桶粗一条黑蟒，在那大洗澡盆里上下翻滚；一尺多长的红信，在黑蟒的血盆大口中来回飘动；茶盅大的眼睛映着昏黄的油灯，炯炯闪着绿光。

从此，长工们暗中逢人就讲：“朱家奇是一条黑蟒。”这话听来荒唐，却也恰如其分。这个大土豪确实象狠毒贪婪的黑蟒一样，吸干了穷人的血汗，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弄得神农九沟十八寨路断人稀。

朱家奇祖籍黄州人氏，前清康熙年间，迁到屏峰沟一带买田置地，剥削发家，到他手上已有两百担课了。他为人刁钻奸滑，心狠手辣，在那“务农经商，不如玩枪；枪声一

响，黄金万两”的年月，他玩起了枪，靠着两百担课的家底，行贿官府，讨了个竹房三县①民团团总的肥差。朱家奇一朝枪在手，就把恶事做。首先勾结竹房、川陕的崔而旦、雷拐子一帮土匪头子，明抢暗劫，坐地分赃，银钱哗哗如流水，直往家里灌。他又开枪厂、子弹厂，私造军火，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他还开药铺，贱买山里人的麝香、黄连、金钗一类名贵药材，贩到汉口高价出卖。他把抢来的黑钱，牟取的白银，拿来广置田地，不到几年工夫，就翻成了两万担课，比祖传的涨了一百倍。他的庄园盖到了竹山、竹溪、兴山、房县、陕西镇坪、四川的巫山巫溪，人称“三省完粮，七县收租”。那年月是不杀穷人不富，野人山一带的山民，被朱家奇敲骨吸髓，重利盘剥，逼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剩下来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冬夏四季穿的是棕树皮缀成的裤褂，稻谷草苞谷壳子编织的草鞋；吃的是一吹三层浪一吸九条沟的稀苞谷糊菜汤；住的是千柱落脚万灯照明的破茅庵烂草棚，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真是名副其实的野人山。

朱家奇在穷人森森白骨上，建起了富豪家业，需要有个精明的管账先生理财。他左挑右选相中了一人，此人姓熊名辉字光军，精通文墨，长于算计，和朱家奇隔道屏峰而住，年轻时是黉门秀才，科举不第，回家务农，过起隐士生活来，平素以小诸葛自居，动不动哼几句“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仕”的诗文，大有待价而沽的味道。朱家奇派人把他请到家中，两人一见如故。朱家奇拍着熊辉的肩膀：“老弟，我真象刘玄德请来诸葛亮，如鱼得水呀！”熊辉口中不言，心中发誓：拚死也要干出一番事业，以报答朱团总知遇

① 竹房三县：指郧阳专区的竹山、竹溪、房县。

之恩。这熊辉果然有一手，把一个家藏万担粮，养着百条枪的豪门大户，料理得井井有条。不久，在一场官司中，熊辉更显出非凡的才能，后面细表。

且说民国五年，野人山闹神兵，打富济贫。传说，熊辉带着几杆枪去打神兵，不幸毙命。为此，气得朱家奇把逃回来的枪丁全部处死，只有熊辉的贴身警卫贺三宝不知下落。朱家奇急忙传谕竹房三县民团，悬赏捉拿，还派出一批枪手刀客，明察暗访，务必活捉见人，打死见尸。尽管朱家奇煞有介事，要替熊辉报仇，但是人们仍然存着疑心：难道贺三宝真会杀熊辉？谁人不知熊辉和贺三宝情同父子，他教三宝识文断字，把一个目不识丁的顽童孤儿，教成了粗通文墨的小先生，三宝能恩将仇报么？再说神兵号称千人，熊辉为什么只带几杆枪呢？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寡不敌众，朱家奇为什么将败兵全部杀掉？人们把谜团深藏心底，睁大眼睛盯着朱家奇，看他如何动作。

朱家奇忙罢这头忙那头，他跟头连掀跑到熊辉的坟头，大放悲声，哭得死去活来，天灵盖都碰出紫血，好不伤心！他安葬了老的又安置小的，把熊辉的四个儿子和一位姑娘接到家中抚养，供他们上学，教他们打枪。那年头是重武轻文，朱家奇又开着枪厂子弹厂，习武越发便利，每天下午，由一名家丁挑两箩头子弹进靶场，不打完子弹不停枪。天长日久，熊家小兄弟小姊妹，一个个出挑得文武双全，谁不称道朱家奇的仁义道德，连那些对熊辉死得蹊跷存有疑心的人，也无话可说了。

熊辉死后，朱家奇仍旧勾结土匪强取豪夺，残害百姓。他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明里剿匪，暗里通匪，愚弄山民。

他叫大儿子朱胜印当了枪丁队大队长，人称“少团总”。这少团总本是一个婊子院进、大烟馆出的花花公子，一身血肉早被抽干耗尽，一张刀条窄脸，就象草纸糊在干柴上，又黄又瘦，怎么能带兵打仗？他象其父选熊辉当管账先生一样，选中了熊辉的长子熊光文当了副手。名曰大队副，实际主掌兵权。

熊光文从小就聪明过人，长相出众，滴溜溜一双大眼睛，胖乎乎一张圆脸蛋，雄赳赳一副好身架，煞是逗人喜爱。加上他勤学好问有心计，能跑善打好武艺，更是博得大家佩服。传说他的枪法铁准，举枪能断柿子蒂，指天能坠云中雁，黑夜能打香火头，闻风能毙身后物；前面竖一摆铜钱，他一枪揭一枚铜钱，弹无虚发，连发连中；百步之外，让人两腋各挟一只鸡蛋，他双枪并发，左右开弓，两粒子弹打穿两只鸡蛋，不伤人的一根毫毛。还传说，有一次他和胞弟光武、光全、光才，胞妹光华，一同上山打猎，熊光文五颗子弹打了六只獐子。你道何故，他五发五中，还甩开两脚逮了个活的。那物件飞跑的速度和野兔齐名，素有“林中獐子草中兔”之称。它受惊之后越发狂奔飞奔，逢沟跳沟，逢涧跨涧，熊光文随后紧追猛撵，也是逢沟越沟，逢涧跃涧，一直赶到一眼山洞将它擒住。从此，人们又盛传熊光文长了一双“飞毛腿”。这样一位武艺高强的神枪手，少团总相中了，老团总也满意，只有一人阴阳怪气地反对，此人就是老团总朱家奇的高参刘玉斋。他摇头晃脑，嘴里哼哼：“老团总，在下早就说过谨防从小养虎，虎大伤人哟！如今你又让他掌兵权，犹如猛虎添翼，可忧可虑呀！”朱家奇哈哈一笑，“斋兄过虑了！古人有训：‘生身父母不如养身父母。’

生育之恩一捧土，养育之恩重如山。量他不敢恩将仇报！”刘玉斋肚里嘀咕着恩将仇报，本想深说，又怕触疼老团总的疮疤，只好咽口唾沫把话吞回肚里，让它沤粪去了。

这熊光文为人耿直，自打当了大队副，就着手整顿军纪，他读过一部古书叫《三国演义》，要效法曹操诸葛亮。他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把土匪打得抱头鼠窜，无地落脚，深得山民敬仰。没想到，他把生擒的土匪头目交给老团总处置，朱家奇却酒肉款待之后又放虎归山。也是合当出事，这一天熊光文领着百多个弟兄打靶归来，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突然背后有人呼喊：“熊队长！”

熊光文扭头一看，只见一老一少连颠带跑赶来。那老者年过花甲，白发苍髯。那少年十八九岁，俊鼻子光脸，欢眉毛亮眼，虎虎有生气，嘴角子带着血，跑到面前，呼哧呼哧喘着大气：“熊，熊队长，你，你管不管？”

熊光文虎目一闪：“什么事？”

那少年抡起袖子擦一把嘴角上的血：“你的部下，为非作歹！”

“啊？”熊光文虎目圆睁，未及问话，那老者“噗通”一声跪下了：“熊队长，你要为我作主哇，为我报仇哇！”慌得熊光文连忙双手扶起老者：“老人家，你说！只要熊某办得到的，摘心掏肝也舍得！”

老汉长叹一声，说出一段屈情：

老者姓黄，叫黄老八，少年姓杨，小名有志，大名华新，是老者的女婿。三天前拜的花堂，今个是三天回门，女

婿女儿拿着四色礼，成双成对给老汉磕头，喜得老汉胡须都抖开了。谁晓得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群枪兵从外面闯进来，声称是熊队长的部下，剿匪打这过，要喝茶吃饭。老汉听说是熊光文的部下，急忙叫女儿去做饭，那知道这帮枪丁把女儿一拦，指着老汉说：“你去做饭！留下小娘儿陪我们玩玩！”杨华新刚去挑水回来，听到这话撂下水桶冲了进来，喝道：“不能欺负人，谁家没有姐姐妹妹！”一个秃头枪丁鼓着牛卵眼，嘿嘿一笑，“喂！你小子找死啊！去，给老子们做饭去！”说着，“啪”一记耳光打过来，杨华新立时顺嘴流血。小伙子这口气如何能咽，他冲上去要和那秃头辩理，有几名枪丁哗啦把枪栓一拉，骂道：“妈的！再不去做饭，炮了你！”老汉见势不对，强拉女婿到厨房去了。他俩刚进厨房门，突然堂屋里传来一声惨叫，接着便是女儿的叫骂声和枪丁们的淫笑声。杨华新气得哇呀乱叫，操起一把劈柴的斧头，就要和他们拚命，被老汉一抱子抱住了：“有志！不能拿着鸡蛋硬往石头上碰啊！去，快去找熊光文熊队长！”杨华新脚一跺：“我不晓得路径哪！”“走！我领你去！”老汉引着杨华新一口气赶了来。“熊队长，你快去救救我女儿吧！”老汉说着老泪纵横了。

熊光文听到这儿，虎目一瞪，豪光四射，“唰！”拔出手枪，朝天“砰砰”两枪，大吼一声：“全体集合！”

这群枪丁果然训练有素，霎时间操枪在手，站了两排。熊光文一招手，领着队伍跑步向出事地点赶去。

一顿饭工夫，熊光文他们赶到了黄老八住的单家独院。那群畜牲还在大发兽性，不时传出奸淫的笑声和肮脏的下流话。熊光文手枪一挥，部下哗地把房子团团围住了。

熊光文大喝一声：“都给我滚出来！”

屋里的笑声停了，话音没了，静了片刻，突然“砰砰”放出两枪。

熊光文的贴身警卫朱士陵，尖着嗓子喊：“你们被包围啦！快投降吧，饶你们一条狗命！”

又静了片刻，屋里传出一个声音：“快！都给老子冲！”话真灵，大门开处，有几个亡命之徒居然冲出了小院。

熊光文吼一声：“打！”一阵排枪过后，那几个畜牲一声没吭，栽倒地上。

屋里的叫声停止了，有个家伙探头探脑向外瞄，他脑袋刚伸出门，“啪”一声盒子炮响，立时脑门开花。这一下，屋里的畜牲们怕了，都哭爹喊娘地求饶，一个个举着双手，低头弯腰出来了。

熊光文派人把他们押到门前的草坪上站着，问：“你们的头头呢？”

那一群畜牲你瞅瞅我，我瞄瞄你，面面相觑，欲言又止。

熊光文冷冷一笑，“不说！全部拉下去炮啦！”

那群家伙怕了，“扑扑嗵嗵”齐排排跪下，说：“不要杀我们，我们说！我们的任司令，不！任小秃，还在屋里藏着！”

没等熊光文言声，朱士陵带着两名枪丁，冲进屋里，从床底下把任小秃揪了出来。

熊光文一见任小秃，觉得面熟，蓦然想起，半年前攻破花蛇寨，生擒了雷拐子一帮匪首，其中一名就是他！当时已经交给老团总处置，没想到今天他又佯称自己的部下，残害

乡邻。熊光文当着杨华新的面，厉声喝问：“任小秃！你是谁的部下？”

任小秃牛卵眼一斜，“我是雷拐子的部下！”

“你为何冒充我的部下？”

“我今天打你辖区过，怕有人给你通风报信。才打着您老人家的顺风旗！”

杨华新明白了，今天原来碰上了棒老二。他猛然若有所悟，一阵风跑进屋里，天啦！自己的媳妇，浑身赤条条一丝不挂，被绑在一条板凳上，显然她已经被畜牲们轮奸了！杨华新一头扑上去，“扑通”跪在媳妇面前，哭喊：

“我来晚啦！对不起你呀！”哭着用嘴咬断了捆绑媳妇的绳索。他媳妇没有泪，惨然地笑笑，深情地望了杨华新一眼，突然，从屋里冲了出去。她披头散发，赤身裸体，在晚霞辉映下，就象那茂林繁卉织成的绿色世界中的一尊玉雕，只是脖子、四肢印着一道道被绳索勒出的血痕，显示出这玉雕遭受的奇耻大辱！她一个新婚三天的女子，突然遭到人间最残暴的凌辱，就象那带露初绽的鲜花，遭到冷酷的冰雹的袭击，香消红碎了！她羞耻不过，她万念俱灰，她绝望了，她发疯了，她不哭不叫，飞一般向野人山崖头狂奔！

熊光文正在审问任小秃，猛见一个女人赤条条向崖头疯狂冲去，不好！她要寻自尽！熊光文顾不得羞丑了，顾不得森严的礼教了，他一个男子汉居然向一个裸体女子猛追过去，冲到悬崖边上，一把将那女子抓住了。

那女子回过脸，眼中无泪，面色不悲，平静地嫣然一笑，说：“你不该救我，你应该救他！”说着用下巴向前一指。熊光文扭头一看，见杨华新哭喊着追来了。恰在这

时，那女子冷不丁照熊光文手背猛咬一口，熊光文猝然一疼，手一抖，那女子猛地挣脱身乎！一头扑下万丈深渊！她赤条条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又赤条条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只是给这苦难的世界，也给熊光文留下一瞬美好的微笑，算是报答生她的世界，报答救她的人。

熊光文眼睁睁看着一位善良女子被残害致死，他那双虎目“刷”地血红，一把抓住杨华新，拖过去丢到地上，喝令两名枪丁：“看着！”然后一步一步向那群野兽逼去。那几个棒老二看到熊光文双眼充血，满脸杀气，吓得筛糠打颤，磕头求饶。熊光文红着眼盯着这群野兽足有半分钟，突然他爆发出一声咆哮：“你们还命来！”“刷刷”拔出两支手枪，左右开弓，“叭叭……”一阵枪响，这群野兽一个个脑浆迸裂，黑血流了一地。

任小秃眼看自己要挨枪，急忙跪着膝行过来，抱着熊光文的腿哀求：“熊队长，不要杀我！我要见你们老团总！”

熊光文嘿嘿一阵冷笑，用手枪点着他的脑袋，“你以为老团总会饶你？”

任小秃来了神儿：“会的！上次就是老团总开恩！放了我们。老团总真是讲义气够朋友！”

熊光文一愣，嗯！外面风传老团总明剿匪暗通匪，刚才自己看见任小秃还以为是他逃跑的哩，如今看来果然老团总做出这糊涂之事！可他又一想，不对！老团总当了多年竹房三县民团团总，保境安民，再糊涂也不会通匪扰民啦！他虎目一瞪，问：“上次还放了别人没有？”

任小秃掰着指数：“放的有雷拐子、王半仙、何瞎